

中國文學精華

史記精華

第三冊

元明兩代史料

元史學 (史學叢書) 第一冊八角 李思純著

本書分四章：①爲元史學之嚮的，中述西征歐洲，與傳播東方文化及於歐洲，使歐洲東來中國等史蹟；②爲過去之元史學及其史料，羅列宋、元、明、清及現代，更旁及日本、朝鮮、西方諸家著作；③爲元史學之各項問題，如史料源流，譯名籍貫，文字錯簡，氏族支派，人種同化，年月差錯，地輿方位，神話軼聞等問題；④爲元史學之將來，指正洪鈞、柯劭忞、丁謙、李文田諸氏之誤點，詳爲補傳多種，以便考證。

元代雲南史地叢考

夏光南著

八角五分

本書組織先後一貫，以考證元代雲南政治、地理、民族、文化進展之各方面爲目的，而每章以爲段落。舉凡當日山川城鎮之隱塞，邊防交通之形勢，漢夷蒙回等族角逐之情形與分合遷還之變化，政治及軍隊之組織，濫民宗教之信仰等，靡不詳爲敘述。對於元代西南社會之生活狀況，及各章選餘史料之可供參考者，則殷之以懸測談。吾人欲強固邊疆，籌對敵之方策，必須將歷史重心，改置邊地，一洗舊史家重中夏輕四裔之迂見。

明代軼聞

林慧如編

五角

有明一代正史而外，傳其遺聞軼事之書絕少，林慧如君特輯是書，以飭讀者。內容計分八卷：①孤忠軼，②義士傳，③名士志，④美人譜，⑤異人錄，⑥亂賊記，⑦技術史，⑧異物志。所敘故實，可歌可泣，亦莊亦諧，加之文字生動，歷歷如繪，讀之，前代往事，有若親眼目親，津津有味，愛不釋手，且搜羅廣博，選擇精當，分類又極清楚。既可作筆記讀，亦可作明代之野史觀。

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現在積弱到極點了，內戰不止，強鄰壓迫，洋大人的勢力，在中國境內到處猖獗，中國的政治經濟，都受條約的束縛。凡此種種，都由於清代與外國訂立不平等條約所種下的因子，所以我們要明白與各國政治上經濟上糾紛的癥結，非要讀清史不可。

中華書局出版

清朝全史

但懋辛等編

並裝四冊 三元六角
續裝二冊 五元

本書內容精審，敘述翔實。因忌諱湮沒之事，無不博訪周考，載其本末；自建國滿洲起至宣統遜位止，尤注意於文物制度及海禁開後之變遷，讀之可瞭然於過去三百年之人勢及吾國致弱之由來。全書三十萬言，附寫真銅版五十四幅，為研究清代史實之佳構。

清史要略

陳懷著 冊一

陳先生此書，撙拾三百年來清代之史實，提要鉤玄，剪裁至為允當。內容分四大編：為編興時期，隆盛時期，衰敗時期，滅亡時期。起明清時代，迄辛亥革命，他如重要之文書及條約，均擇要列入，至於傳說之紛紜，則辨其訛誤，可供研究史學者之參考，可用作大學課本。研究中國近代史者，允宜手此一編也。

清史纂要

劉法曾編

一冊 一元

本書共分六章，將清代之演變，劃分為四大時期：自滿清勃起，明神宗終，鄭氏淪亡，三藩燬滅，是為編興時期。康熙乾隆兩朝之享國久長，中間更以雍正帝之經營，於焉武功武功，日見進步，西域北庭，名王稽首，是為極盛時期。自嘉慶以至咸豐年間，內亂頻興，外侮復亟，是為衰敗時期。自是以後，國體日蹙，中經甲申，甲午，庚子諸役，卒於辛亥年革命成功，清帝退位，是為改革時期。末章為清世文明史，關於地理之沿革，文化制度之變遷，以及民生之狀況等，均有詳細之敘述。

史記精華 卷三

孟子荀卿列傳

孟子 淳于髡 荀卿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略相似。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此句作骨，生下許多議論。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此敘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於時，其道可知。又舉孔子豈有意阿世苟合，則騶子之見尊禮，其道又可知。其曰倘有牛鼎句，則語不露而意銜水，最文字之妙者。三段疊用先字，推字，文法錯綜變化。

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一句提盡，下復詳之。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禡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

濫耳，言濫漫於耳，即所謂怪注不經也。

此段敘衍身尊禮，與孔孟窮尼不同，然孔孟實不爲此也，故又引伯夷等事，見孔子雖困厄不肯阿世苟容以取尊禮也。又引尹奚之事爲衍解釋，言其迂怪之術，實欲先合而引之於大道也。

至末方重孟子，願諸子此最抑揚開合之妙。

太史公傳申韓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

術皆此類也。一句收。然要其歸，又掉。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檄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書篇名。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開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故台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是刺答滕文公語。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應前所如不合。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一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又開。儻亦有牛鼎之意乎？」一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夷，了三騶子案。之徒，提出六人名，作過接

於孟荀之間者，
所以長孟荀也。

脈絡各著書言治亂之事，又合。以千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一篇莊子。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正承意觀色處。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應志在驅逐。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應志在音聲。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豈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文。

荀亦能守道不
變者故太史公
過之與孟子等

拙用墨翟，更換
文法，而以一蓋
字起句，用二或
曰字敘之何等
瀟灑。

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
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
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
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
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
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
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
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於吁子，總
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一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
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見當列在傳後。

孟嘗君列傳 全

此傳錯用國策語至其墓寫孟嘗士之報則太史公下筆也因記嬰與忌同將故并記忌事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卽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一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

此傳以待賓客
爲綱領，故篇中
客字凡四十見。

「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伏後遺所不知。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之游俠兆此。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尙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應前不能知。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

贊中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義人入薛中蓋指此。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以上數句孟

嘗君總案。

孟嘗君待客坐語，

以下逐節詳之。

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

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應一與文等。客慙自剗。士以此多歸孟嘗君。以下文總。孟嘗君客無所擇，

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一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

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

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

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

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

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一齊潛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

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校曰：「臣能得狐白裘。」發客之效。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迫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校而雞盡鳴，發客之效。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

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

魏子抵羅，豈一
事而傳聞異耶？

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結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養客之效。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白劉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

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人姓名。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

君孟嘗君懼，乃遣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一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爲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暗應五月之子之說。

前提是爲孟嘗君，此結證爲孟嘗君，首尾喚應，以下食客之事，與前所敘不相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迫敘躡躡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

屬，故別爲疏之於後。
敘事，大變國策，又自佚宕。

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草名。緱，把劍之處。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期年，馮驩無所言。冷語。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

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尙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